

散文 第三名 賴盈璋

個人簡介：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班三年級

東海文學獎小說組佳作

東海文學獎散文組佳作

---

蓋房子的女人

很多個夜裡，我突然地開始想念起那位瘋女人。她像夢一般曾經短暫地出現在我的生活。

沿著窗子所凝望的女人，某日我發現，她的臉上竟是母親的面孔。

女人身世為謎，卻擁有一棟房子。房子坐落在我的租屋處左斜方，是一棟三層樓的透天厝。我們生活在一條 L 型死巷。巷子裡除了我居住的這一棟與對面那一棟出租給鄰近大學的學生與上班族的高樓外，其他都是獨棟的各戶家庭。有幾戶已經是認識許久的老鄰居。傍晚時分，婆婆媽媽們會拿板凳坐在柏油路上，映著黃昏的日光，看著孩孫穿梭奔跑，努力的形塑他們的兒時記憶。唯有女人的那棟房子格格不入。女人後來消失了，而她的房子維持著一個醜陋的模樣，從我研究所生活的開始，至離結束遙遙無望的至今，幾乎未曾改變過。

但女人終究不是我的母親。或她根本不是一位母親。事實上，居住於此巷一年之久的我未曾見過房子裡有女人以外的人存在，彷彿那棟房子小得只能容納她一個人，於是她建造如卡夫卡小說裡的洞穴，把自己埋進厚硬的牆壁裡，試圖地鞏固一個城堡。一個家。

為了維持家庭。我的母親在我的小時便肩負起父親身份的責任。

父親時常外出工作的緣故，母親成為家庭中心，事事以她為原則，為規矩。在交通不方便的南部鄉下，她載著我們上下學，並讓日常生活得以順暢。因為是傳統大家庭，母親也必須看顧其他家族成員。她手腳麻利，嘴巴也犀利。常常因為我和妹妹的教育問題，母親一個人對抗整個父系家族。從小，她總是在我的耳邊說：「我不是你們賴家的人，在你們眼裡我一直是一個外人。」直至現在，我依然無法給予回應。

在母親面前我是失語的。她在家庭中的委屈，成為一個巨大的陰影籠罩，使語言無法逃逸，只能困在我的身體裡。我時常懷念童年能與母親漫天聊著許多事情的時光。我告訴她學校的生活，她則告訴我皮包工廠裡同事阿姨們發生的趣事。我們總是在放學的途中交換一天裡各自遇到有趣的事情。我們無話不聊。一直到時間與成長將我困在學校，將我與家庭隔離。升上國中以後，校園生活更是霸道地挪走家庭時光。與母親共通的語言開始被青春期同儕蠶食，一點一滴地在身體裡消失，剩下來的只是生活上的埋怨，如同吃光葉身所剩下來支撐整片葉子底葉脈。

尚未消失前的女人，會自行搭著鷹架，獨自一人從遙遠的不知名的地方搬來混凝土、磚塊與磁磚。日復一日地，拿著電鑽對準磁磚與磁磚之間的裂縫，將已排列好的磁磚碎裂。等到這棟房子重新成為它原初只是磚頭房的紅色模樣，女人會再次將混凝土攪和成水泥，將其他顏色的磁磚鋪上。

事實上，時間以一種反覆與循環的狀態，重複播映在那棟房子身上。

外面的磁磚顏色換過幾輪，女人也日日站在鷹架上。

我無法理解，為何她要如此的重複拆解與組成的動作。我只能暗自揣測，這樣子的女人身上一定有一個像謎語一般的傷口，必須重複性地割剖與癒合，才會獲得解答。

謎底尚未揭開。我總是攜帶著好奇心，在每日上學與放學途中以眼光投往那一棟房子。或是在夜晚，字與字之間尚未拼湊出靈感時，駝著黑暗籠罩的房間，站在窗口露出蝸牛觸角似的眼睛凝望。故事是夢境般的組成。女人以一種平行宇宙的姿態，生活成我所認識的模樣。在佛洛伊德理論暢行的年代，男孩的母親時常成為解構男孩行為的對象。

思想家總說因為愛戀，而我時常懷疑。

身體裡流著母親和父親各半的血液的我，成為被迫選邊站的人。

我曾站在房子外面，將視線偷渡進房子裡。靜謐的空間，混亂不堪，到處都是斷掉的鐵絲，破碎的磚頭，細砂遍佈，必須躡手躡腳才能通過這些障礙抵達內部。我思忖著，為何女人底臉上戴起了如此相似母親的面容？我沒有立刻獲得這個問號的解答，相反地，遇到了更多的問號。

一只沖水馬桶英挺地站立在一進門的中央？

為何解決人類排泄的物件竟然是放在接待客人的門廳裡面？

視線再稍微往旁邊移動，路過瓦斯爐、沙發座椅、一台小型電視，還有一些紙箱子。女人的日常生活，似乎都建立在這個空間。一個我們印象中應是接待客人的廳堂。視線沿著動線繼續往內裡一點，只剩下灰撲撲底水泥牆。沒有任何裝飾品。如同女人的身份背景在我的腦袋裡雜草般長在它們不該長的地方。屋內這般景象在我的腦海裡盤旋，扮家家酒似，巧妙地讓我將母親的日常生活模擬在那棟房子裡。

而我永遠沒有想像過，某日會因為我的懶散，成為讓家庭分崩離析的原因。

我記得小學中年級的暑假，母親責備百般墮於家事的。一旁的阿嬤疼孫護航。母親耐不住強硬地槓上長輩，阿嬤眼看勢弱請了阿公出面再加上與母親長期不合的姑姑在一旁嘴舌。任何會產生火花與破壞家庭平衡的事情集中。在最激烈的時刻，是阿公的一句：「婚離一離算了！」完成整個化學反應。

當時的我，完全沒有想到自己懶散不打掃房間可以成為父母離婚的原因。甚至讓整個家庭失和。母親聽完這句話，什麼也沒有說，我目光放置在她身上。她逕自地走向自己的房間。母親關上門後，阿嬤走到身旁對我說，沒事了，都沒有事了。但是愧疚告訴我，這是一道不可逆的化學反應公式。物質燃燒成碳，碳再也無法以任何形式還原為原物質。

母親的房門再次打開，她拿著一大包行李袋快速地步向家門口。

多年後，母親抱怨起在家裡的卑微，一成不變地述說自己無法融入賴家的生活。語末，她總是加上：「我真想離開這裡，去那些我想去的地方。」而我總是回答：「順便把我帶走。」

「才不要，我要自己一個人。」語言裡，母親以輕鬆俏皮的姿態回應。但我心裡明白，她是不可能拋下一切，自己成為一個人。沒有兒子喚做母親，是無法成為母親的。

當年的我只有一個念頭，若母親走出了家門，我便從此失去了母親。我亦成為一個沒有母親的孤兒。那時此刻，恐懼吃掉哭泣。所有的聲音被屏蔽在耳朵之外。我在一旁看著所有的人都衝上前去阻止母親，他們又拉又扯。如此激烈。但是，一切動作在我的眼裡，全部緩慢了下來。表情醜陋且張狂。後來，那只行李袋被拉扯出一個破口，所有的東西散了出來攤在地上，成為關係的碎裂。我看見一件逛街時幫母親選的荷花邊衣衫，懸掛在行李袋上。

終於，蓋房子的女人在她的屋子徹底發瘋了。我從窗口望向她，她以自己的臉孔站在鷹架上大聲地向世界宣判：「你們這群看笑話的人，因為自己有房子住，所以看不慣別人想蓋好一點的房子。你們說我瘋了，你們自己才瘋。聽說你們都在網路上面傳我的八卦，你們去傳啊。我告訴你們，你們這叫網路霸凌！我會去告你們，告贏你們我才有更多的錢買來蓋自己的房子。房子蓋好，我的兒子女兒就會回來跟我一起住。」

語言使人理解。女人蓋房子干擾到鄰居的行徑，是為了完整她的家庭。她吃力地拿著與她半身高的電動鑽，打掉了所有家的瑕疵，並重新塗抹上水泥，試圖將房子打造完美。然而，這些行徑成為巷弄住戶語言裡的攻擊對象。噪音的打擾。塵土的污染。以及街弄的不美觀。房東說，他們曾多次勸說那名女人，甚至想要幫助那名女人。但女人堅持以自己的方式，完成屬於自己的房子。

爭吵如何被弭平，家人們早已遺忘。多年後，母親依然勤奮地建造我們的家，繼續鞏固我與妹妹的成長，堅持與父親的婚姻，並在阿公阿嬤面前敲打出媳婦該有的模樣。家人之間的情感傷痕看似被時間擦淡，但愧疚早已寄生在我的心臟肌理上，紮根底疼痛被時間拉得很長很長。於是，當我聽見瘋女人在鷹架上的大聲宣告，我不由得想起在大家庭裡犧牲奉獻的母親。道歉的語句像那件掛在行李袋的荷花邊上衣，懸宕在嘴角，從未完整地顯露過。

長大後的夜裡，總會有一個夢纏繞。一條長長的路，筆直地安置在我與母親的腳下。我是無法動彈的。而母親不停地往前，直至背影消失在路的盡頭的路燈底下。在寐與醒之間，感受到母親撫摸著我的頭髮。等待我完全清醒，母親再一次地不在我的身旁。目光沿著繫在肚臍上那條隱形的繩子，我才在別人的身上看見母親的影子。

蓋房子的女人站在鷹架上發瘋的劇碼，上演了約莫一個多禮拜。在那些吵

鬧的日子裡，女人會在每日的下午，開啟工程，瘋狂底辱罵著她的痛苦。社會不公。鄰居不義。上天瞎了眼。自己倒了一輩子的霉。語言以聲音的形式進入我的房間，在四側的白牆上刻劃出這些聲符的本質，與母親曾經向我訴說的怨言，一同並列。

直至某日，去上課的途中聽見鄰居說社會局帶走了瘋女人，瘋女人才從我的生活退出舞台。我曾經想像過女人在遠方的生活。被迫離開自己努力那麼久興建的房子。一定無法諒解地，萎縮成掉出巢穴的幼鳥，失去了所有生存的能力。

母親是否也依然無法諒解自己在家裡的位置？否則抱怨不會經常性地依附在與我談天的句子。

我總想但無力地舉起雙手將那些語言擦拭乾淨。

房子被遺留。女人的影子成為幽靈。有一大段時間我不再盯著房子看，記憶中的奇怪擺設也被女人遠方的親戚派來的工人給拆除。

幾天前的夜裡，母親從南方傳來信息問我何時要回家，我盯著手機螢幕，耳朵彷彿聽見瘋女人再次吃力地拿起電鑽修建房子的聲音。我愣了一下。

隨後，我在手機打上「這個週末」傳回南方。